

《苦情》长篇系列之三

苦屋

殷慧芬 著



九洲图书出版社

《苦情》长篇系列之二

苦 屋

殷慧芬 著

九洲图书出版社

1054/10
(京)新登字 309 号

责任编辑:黄宪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苦情/殷慧芬著. —北京:九州图书出版社, 1995. 6

ISBN 7-80114-063-X

I. 苦… II. 殷… III. 言情小说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N. I247.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5)第08804号

苦 屋

出版:九州图书出版社 北京市委党校2号楼(车公主大街6号)

邮政编码:100044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三河市茂联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

字数:620千

印张:32

版次:1995年6月第1版

印次:1996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10001—20000

书号:ISBN 7-80114-063-X/I·31

定价(全三册):35.70元 单册定价:11.90元

1

1963年的某个深夜，上海西郊一幢芬兰式别墅的花园里。

密密的灌木丛里踟蹰着一个巨大的阴影。

身着深色大氅的男人突兀而现。惨淡的夜色下他的一双眼睛深沉、冷酷、急切。他象在寻觅什么，又象在倾听什么。四周是一片凄凉的寂静。

男人一步一步地摸索着，大氅在灌木枝中缓缓地掠过，发出细微的却又惊心动魄的声息。月光下，他突然仰起头来，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惧怕、惶惑、胆怯，仿佛石刻的阴沉的面壁达摩。他没有犹豫地走到一棵苹果树下，苹果树根深叶茂，笼罩着一片异样的宁静。他绕着树走了一圈，选择着他心目中的方位，他仿佛很茫然，很麻木，终于他停下来。他展开大氅，把他怀里的东西放在地上。这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。

婴儿无声无息死了似的，静静地躺卧在黑夜中。男人没有任何表情地凝视着婴儿，然后他用一把铲子，开始用力地掘土，随着泥土、草叶的搅动，空气变得潮湿阴涩起来，并且弥漫起一股墓地的恐怖气息。

一个小小的坑掘成了，沉沉夜色下，它仿佛是一个随

时会消失的血盆大口，张开着等待，等待那可怕的填补物。

他把婴儿放进坑里，出神地看了一会儿。那婴儿依旧无声无息，弄不明白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。慢慢地，他脸上浮起刀刻般的狰狞的笑纹，他不再犹豫，他举起铲子，铲了满满的一铲土，朝着婴儿复盖下去……

风阴冷阴冷地在林子里流过，寂静中又仿佛有什么声音在悄悄移近，也许是树叶飘落，也许是什么小动物在蹑足潜行，慢慢靠近……

—

这是在柠柠的家庭派对上，在这个大记者的客厅里，你总能邂逅、认识一些有趣的不拘形迹的人物。

路迪就是这样一个人物。

他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我已经和这里所有的男士都跳过一曲了。他们一个个都心神不定，眼光迷乱，我希望不至于是我诱惑了他们。我对所有的女孩子都微笑注目，今晚她不会来妒忌我。在柠柠家的派对上，女孩的数目永远让男士感到供不应求。

“不要让自己成为多余的女人。”这是柠柠的格言。她把这格言传授与我，是因为她喜欢我。

我正当妙龄，我还没有30岁女人那种昙花一现的惶惑的忧虑。

我无所顾忌地享受着青春活力，我一无遗漏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派对，着了魔似地旋转不已，我心血来潮地

在深夜十二点打点行装，为的是领略夜航星空的神秘和紧张，我连着十天在一个夜总会上独坐，倾倒在小号的凄迷的旋律中，由此获得了一个“小号情人”的美丽绰号。我忽而忧伤忽而欢乐，我对世界对生活爱得发狂，虽然我对它们一无所知。

“茵儿，今晚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……”柠柠附着我的脸颊悄声说。所有的人都叫我茵茵，就她别出心裁，仿佛她是红楼梦里的老祖宗似的。她满身珠光宝气光彩照人，假如去掉这些昂贵的首饰，她会更本色、更迷人。她30岁，她其实一点儿也不老，据说她每采访一个地方，第二天便会收到一大摞情书。可她海阔天空至今还没有一个可心的伴侣。

我嚼着香槟，我还没顾得上与柠柠答话，路迪就出现了。

他双手擎着许多漂亮的气球，浑身洋溢着一种节日的气息。一跨进大厅，他就松了手，那些色彩斑斓的气球立刻飘飘荡荡地浮游起来，给舞会带来了影影绰绰的迷离和兴奋。人们欢呼起来，拍着手，也有人雀跃着追逐气球。

我冷冷地打量着他，我不喜欢哗众取宠的人。他远远地站在一边儿，颇为自得地打量着眼前的彩球人影，他显然非常满意他带来的类似舞台的效果。但是无可否认，他很有男子汉的气派，他站在那里的身影矫健挺拔。他的眼光敏锐地扫射着四周，搜索似的，他触着我的目光。我莫名地心跳起来。

我似乎见过他。多么奇怪的感觉。

柠柠快步朝路迪走去。他们两个紧挨着说着什么，又亲热又随便，就在这时，音乐舒展而缠绵地响起来了，一个男士朝我伸出热情的手。我仪态万方地轻盈地走着，我穿着一袭黑色的长裙，我觉着自己仿佛一只梦寐中的黑蝴蝶，在厅堂里掠起几丝神秘和不安。我感觉有人在默默地注视我，那眼光冷峻而忧郁。我知道他是谁，我骄傲而自由地旋舞着。被男人注目，尤其是被一个骄傲的不同寻常的男人注目，是一件快乐的事。

一曲终了，柠柠朝我走来。她走得袅袅婷婷。她看上去确实漂亮，怪不得她一直不结婚。这年头，漂亮的女人都都不谈婚嫁，谁愿意把美丽的青春封锁起来呢。

“茵儿，你愿意我把路迪介绍给你吗？他正急着要我引荐给你呢！你这个小迷人精，老是独占春光！”柠柠靠近我热情地征询我的意见。

我撇了撇嘴。“对漂亮女孩大献殷勤是他的拿手好戏吧？”我问。我对自己在男人心目中的形象颇为自信。

“你知道什么！他是个独身主义者，谁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风流韵事。他年轻漂亮，家财万贯，有多少女孩子对他望尘莫及呢，可他好象缺乏热情，纯粹是个冷漠型的，尽管他礼貌周到。谁也猜不透他的心思……据说他的家是个神秘的古堡，那古堡里栖着三代独身男人，嗅不到一点女人的气息，他从来不邀请朋友去作客，他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……除此之外，他算得上是个豪爽有趣令人神往的男子汉。他是个发明专业户，去年一下子就申请了发明专利50个，他靠出卖专利的钱到欧洲去跑了一趟，他还是个

旅游迷，他孤身一人闯荡过大西北，眼下他又成立了一个发明家信息咨询公司，他是他公司的董事长、总经理。关于他的公司，有许多离奇的传说……”

柠柠用最快的速度风卷残叶般地对我大吹了一通路迪。

“我可不想跟独身主义者打交道。我迫切向往的是利用我的青春美貌去俘虏一个漂亮男孩，让他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然后成家立业、生儿育女……”我笑嘻嘻地回答柠柠，眼光却不由自主地扫向路迪。无可讳言，他激起我的好奇心，而且我觉得他似曾相识。这感觉真强烈得令人不可思议。

“他可是拦不住的。你瞧，他朝我们走来了……喔，茵儿，你可别跟他饶舌编排我呀……我看，我再站在这儿已经没什么意义了，他一个劲儿地盯着你看，你也丝毫不让，我得冷眼旁观你们谁胜谁负！”

柠柠说完，一个轻盈的转身旋即消失在舞影灯波中。

没有了柠柠，我有点莫名的紧张。我想避开他溜走，我破天荒地有点儿怯意，他那么俊逸，那么自信，他象稳操胜券的军人。

可是，来不及了。他那低沉迷人的声音逼近了我。

“是‘小号情人’吗？早就耳闻大名了，果然青春媚人，光彩夺目。只是你眉心有一个小小的结，小姐，谁惹你生气了？我正患有堂吉诃德、达尔大尼央^①综合症，让我来

^① 达尔大尼央：大仲马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中的主角。

挽救你脱离困境吧！”他伸手作了一个邀请我的动作，大厅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沙龙，又安静又温馨，是谈话的好去处。

我无从拒绝。他那么诙谐热情，彬彬有礼，我无法拒他于千里之外。柠柠她要我别编排别饶舌，可她自己倒好，什么“小号情人”啦等等，全都一古脑儿倒给路迪了。

“沉默就暗示着赞同。顺便说一说，你含而不露的风姿并不给人以老成的感觉，你在努力掩饰自己，你究竟担心什么？”我跟着他款款而行，他亲切地问我。迷朦的灯光下，他的眼睛炯炯有神，闪烁着明亮的光彩。我慌乱的心顿时安静下来。

“因为我很少被引诱，我正寻思着如何从撒旦手中逃脱……”我做了一个调皮的手势，我改变策略以攻为守。这时候我们已经在小沙龙里盘踞下来，两只沙发面对面的，象两个促膝谈心的朋友。

“我不是魔鬼。”他赶快举起双手声明，而后又说：“不过我会看手相、面相，我还精通许多巫术，比如门口挂一面镜子可以降妖驱魔，再比如你若恨一个人可以做一个类似的小布人，刺它的心，折它的腿，烤它的身子，那个仇人就会心落、断腿、丧命……”

“赶明儿我就去做个象你的小布人试试……你会后悔你泄漏的巫术的。”我扮了个得意的脸色，我已经一点儿也不紧张了。人与人之间就是这么奇怪，我与路迪一见如故。

“那我现在就求饶。我可受不了一个漂亮女孩和绣花针刺痛我的心。”路迪哈哈笑着，然后他注视我良久。他的目光大胆而直率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看过我。我勇敢地

迎视着他，我又一次觉得他似曾相识，这感觉难以驱散又无从记忆。

“你不觉得我的面相是异乎寻常的吗？是外星人吗？”我歪着头问，我得让他说话儿，否则我会沉不住气的。

“把手伸给我。”他轻率而不容拒绝地命令我。我顺从地把手伸给他，他正儿八经地看起我的手相来了。他预言我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命运。

“一个波澜起伏，一个平静如镜。说不清哪一种更好或者哪一种更坏……”路迪望着我说。

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怪脸对他说：“你是个模棱两可的中世纪的巫师”。

“……但是在这两条生命线之外，还有一条隐隐的虚线，它暗示着孤独、幽禁、离散，一种遁踪匿迹的退隐生活，它有一点禅味……”路迪他一点儿也不在乎我的调侃，继续严肃认真地贱卖他的“手相学”。

“这么说，我还可能出家为尼啰？”我晃了晃脑袋，我觉得那些个禅呀佛的，它们离我们远得不可理喻。

“果真如此的话，全世界的男人都会失望的。”他放开我的手，目光炯炯地凝望着我。

我又一次感到心跳。他的眼睛明亮得出奇，要是在校园里，它不知会迷倒多少女孩子？

学生时代，我们多么渴望英俊男人的目光凝眸呵，现在我们周围有的是男人，这可真有点遗憾。

柠柠向我们走来。她似乎一直在注意我们。

“你们不觉得相互占有太久了吗？”她夸张地嚷嚷着，飞

了路迪一个漂亮的媚眼。“我们报社的玫丽小组，想采访路迪，不知路先生肯赏光吗？”柠柠指着前面沙发上的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说。

我认识玫丽，一个洋娃娃似的讨人喜欢的女孩，文章写得也不赖。

“我和这个可爱而忧郁的‘小号情人’正准备下池跳支华尔兹呢！”路迪微笑着瞥了我一眼，而后挽着我摆出一副准备就绪的样子。

我没有这样的准备，可我脸上却若无其事，我与他配合得很好，事后我不得不承认，那阵子我和他一样，都不愿谁来打扰。

“我猜你不是跳舞，而是拐人吧。可茵茵不是黑奴。”柠柠妩媚地笑着，她真是个聪明女人。

“我也不是殖民地的庄园主呵。谁拐谁还不知道呢？”路迪笑着，边说边拉着我旋入了舞池。

他舞姿端庄，从容不迫，跟着他旋转真是轻盈自如，飘飘欲仙。我快乐极了。

一曲终了的时候，他附在我耳朵边低声说：

“半个小时以后，我在大门口等你，我想充当一回侍从……”

没容我回答，便有人从他手里把我接过去。

“你欠我一支吉特巴呢。”那人说。

我漫不经心地和着旋律摇摆，越过那人的肩膀，我看见路迪那双深邃、神秘的眼睛。

二

“没准你还真是个人贩子呢。”当我溜出客厅，来到大门口时，路迪的摩托已经突突地响了起来。

“像你这样的精灵鬼，只能贩给上帝了。”路迪回答。

片刻我和他四目相对，他戴着摩托头盔，神采奕奕的，黑眼睛在头盔下闪烁。我略一迟疑，跨下了后座。

夜大街霓虹闪闪，酒吧、舞厅、夜总会、咖啡屋串缀成都市迷人的夜色，清风拂面，夹杂着幽秘的香气。夜色真好，骑在摩托上，由着一个神秘而诱人的男子驰骋，真好。

“我们到那家晴雨斋茶室去吧？”路迪指着不远处一家茶室说。我知道这个茶室，那里的茶具是地道的宜兴紫砂，而且红木小几，别具情调。据说英国女王来沪访问时也光临过这个茶室。

我很难拒绝他的邀请，还有女王的诱惑。

在茶室里，路迪设法弄到了一张角落的桌子。我们相对而坐，待茶上来后，他很内行地用小茶盅里斟了茶，然后他看我良久，坦然的，饶有兴趣的。

“柠柠是不是把我说得很可怕？”他呷着茶，目光从杯沿处望过来，神秘莫测。

“恰恰相反，她象推销商品一样着力地恭维你，激起我的好奇。”我直言相告。在一个年长的男人面前，故作深沉，那便是大错特错了。

“你很坦率，而且你没有那种通常女孩子都有的愚蠢的天真，这很难。”他依旧那样神秘莫测地看我。他知道我天真过、也学着深沉过吗？直至有一天我腻烦了，我忽然变得本色，变得我行我素，他知道吗？

依旧觉得他似曾相识。

“说说你的好奇吧。”路迪鼓励我。

“我对你孤身漫游大西北的轶事感到好奇，你是个孤独的人？”

柠柠告诉我路迪的大西北之行时，我就直觉地认定，他并非仅仅是旅行，或许孤独才是他最隐秘的心愿。

“你是个不寻常的女孩，”路迪目光炯炯地看着我，斟茶，呷茶，他说：“因为一个很特别的原因，或者是绝望，我漫无目的往荒无人烟的地方跑，单身一个人，新疆的喀什、叶城、和田，在沙漠废弃的古城残垣里，随处可见土陶片、古钱币、古阿拉伯人的石质饰物，坐在清澈见底的无名湖边，看高山环抱，白雪和阳光辉映，还有燃烧的湖泊，于是，心变得宁静和有所期待，生命的痛苦不再是沉重和难以忍受了……”

“你有难言之隐？你的骄傲和冷漠是你为人处世的武器？”我剖析他，那么有把握。

“说说你的故事吧，茵茵，说你年轻洁白的履历。”路迪绕开了话题。

我差点笑出声来，我问他：“你读过卡耐基的书吗？”

“没读过。你不觉得这是写给中学生看的？”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

我没有被吓退，我继续谈我的卡耐基，“他教你怎样发问，尤其是跟一个女孩子，你最好先从她使用的化妆品、服装这一类开始，然后你会知道一切。”

“说的一点儿也不错，我确实想知道一切……现在看来，我是简化了程序。”路迪摇摇头，宽容地笑着。这一刹那，我觉得他富于男子汉的气质。

“本人是中华电器总公司公关部的英语翻译，祖籍无锡，出生于1970年，家父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驻外机构工作，有‘克格勃’的嫌疑，家母是个社会活动家，在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任秘书长，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哥哥，说他身份不明是因为他并非我母亲所生，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最年轻的教授……”我一古脑儿地胡嚼着，这些话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实性。

“你在背履历表吗？”路迪滑稽地看着我发问。

我哈哈大笑。我发觉我和他已经没有一点儿拘束和隔阂了。

“程丽娜总是警告我说，别对那些陌生人一拍即合，视如知己，可我今天……你瞧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。”我摊开两手无奈地说。路迪先哈哈大笑，继而又问：

“程丽娜是谁？”

“我母亲。从我会说话起，她就允许我直呼她的姓名。她说这样，我会永远视她如朋友、知己的。我的男朋友多得让她目不暇接，她吓坏啦，所以她老是警告我……先前她可是个好母亲，她放纵了我。”我大大咧咧地说着，对于每一个献殷勤的男孩，我都毫不隐晦地告诉他们我有一个

团队，让他们望而却步。

只有勇敢的男人才会赢得我的心。

“我真羡慕你。”路迪说着，我发觉他说得很动情，又仿佛是怀着愁绪，于是我说：

“好了，该轮到你啦，把你的一切告诉我吧。”

“今晚不能，茵茵。今晚那么美好，美好得让人难以想象，而我的一切却是充满了罪恶和恐怖，我……”路迪低声说着，然后他沉默了。通过朦胧的烛光，我发觉他的眼神格外阴鹭、伤感，我触着了她的痛处？

“请原谅，路迪，相信我，我并不总是如此冒昧的……”我由衷地道歉着，他的痛苦的眼神打动了我。

他勉强笑了笑。“冒昧的是我，茵茵。我最先打开这个话题，我又擅自它关闭了……我打开的是一只潘多拉的盒子。”

他给我斟茶，于是我们有一阵子没说话。突然的，他拿起茶杯，仰起头，一饮而尽。

我感到自己似乎置身在电影院里，看着银幕上满脸沧桑的一个英俊男子痛苦地自斟自饮，而后听见他对我说：“现在我们谈点儿别的吧，姑娘，谈谈你一个人坐在夜总会里，听小号时的那份独特的心情，你不觉得那样有点儿凄凉吗？”

“我追求的正是那份情调，这有点儿百无聊赖，是吗？”我捕捉着他的眼神，那里没有讥讽和不以为然。我发觉自己很在意他的反应，这真令人恼火。

“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境界，我就很欣赏你那份百无聊赖

的境界，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能进入的……小号吹奏的声音使人体味到关于人生的一切甜酸苦辣。”路迪说着，我感觉到他在喜欢我。也许，明儿他会给我来个电话，或者送束花，或者是新的幽会，我得设法应付。我可没忘记柠柠说的，他对女孩子缺乏热情，按照这句话的字义理解，路迪不是一个认真的男子，我可不愿成为他不认真的某种无聊的回忆。

“听你这样说，你仿佛爱过许多次？”我紧紧接着他的话头，咄咄逼人地问。

“我本身就是不幸爱情的产儿，我亲眼目睹了爱情毁灭后的痛苦人生……我看到那么多，因此我总在逃避爱情……我接触过许多女孩子，不能说我对她们没动过心，如果我愿意的话，我几乎可以爱一百次……说出来，你也许会不相信，我连一次不认真的爱情也没有过，我害怕爱情……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标榜我自己很纯洁，我觉着单纯的品性，使人感到乏味、无聊…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他深望着我，他的眼睛象一个深沉的飘渺的梦，有一种沉郁的压抑的激情。他究竟有着什么的样过去？他仿佛活了很久很久，他看到过世界末日的降临？他了解爱情消蚀的可怕过程？他生活在一片没有逃路的孤地里，也许他连一个可以倾心相谈的朋友也没有……我突然理解了他为什么会对我说那么多，我身上“小号情人”那种忧愁、茫然的气息吸引了他，或者说是迎合了他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你并不反对一个人可以爱很多次，你仅仅是逃避爱情，你可真是怪人。”我装作不在意地解释着

他的话，心里却涌起对他的更多的好奇。

“谢谢你这样细心地理解我的话。”路迪又恢复了他最初的自信和诙谐。我暗暗地打量着他，我发觉他一片真诚。

我站起来，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谈到爱情，而且谈的那么随意、亲切，仿佛在议论一个老朋友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，我想我们该分手了。

“饮茶是贵族的习惯，我受不了啦……”我小声地嚷嚷着。

路迪聪明地站起来，付了帐。我们慵慵懒懒地走出了茶室，望着户外澄蓝的夜空，我忽然为快乐的一天即将归向浩瀚无边的睡眠而感到惆怅。

“但愿你并不急于回家。”路迪载着我划破夜空的沉寂，他说：“我想兜会儿风。”

眼下没有比坐在风驰电掣的摩托上兜风更好的事了，我满口答应，不过我提出得让我来驾驶摩托。

这真有点儿异想天开。纯粹是宽阔寂静的大路，还有那明亮遥远的夜空诱惑了我，使人感觉仿佛身处温煦的假日之中，心旷神怡，骚动的灵魂渴望着渲泄和疯狂。我仔细地询问了他这辆摩托的起动、刹车等操作程序，然后便与他交换位置。我把车速按在中档，然后我发动引擎驾驶着摩托，向着茫茫黑夜冲突而去。

除了车前闪亮的路面，霓虹的一片璀璨和流逝的雾霭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忘乎所以地驰骋着，冲过一个十字路口，路迪警告我，“你闯红灯了！”好在四周没有什么车，而且说实话，我根本没在意什么红灯绿灯，我只感觉到一股